

宋江



揚州評話水滸

宋江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第五回 闹江州

一、九江府宋江落驿

宋三爷登了岸，朝前走着，看见码头口来往行人着实不少。行人听见铁链子响，都朝两边让，看见个军犯来了，都觉得有点恶慊，都有点骇怕。三爷走住就关顾住，不坏，这个地方是热闹哩！“二公差！这个地方离城门口多远呀？”“不远了，我们这块就进西门了。”三爷再把两边江边望望，只看见远远的有一座楼台，这一座楼出色，不是一座寻常的楼啊！飞檐串角，工程浩大。再朝远望，还有座亭子更为出色。“来啊，这座楼是什么地方？”“嗯，这是座名楼。”“什么楼？”“浔阳楼。”“啊，不错，久慕其名。那一角上还有座亭子哩，看见呀？哎呀，这个亭子更高。你看亭子上头这个金葫芦顶啊，在这个阳光之下，宝光射眼。那是个什么地方呀？”“那个也是江州的名胜，叫做琵琶亭。”“噢，不错！”“这两处好地方还准许人游玩吧？”“怎么不准许人游玩呀？你尽管去玩嘛。楼内头还开着酒园子咧。象你太爷落驿下来，没得事就可以去了。弄一壶酒，两样菜，就在那快乐了，雅了。”“哦呀！”宋三爷

听听得意：我这趟军充得不犯嫌。何以呀？人家还特为花钱来游玩哩。此地有这么多胜景，我往后一个人无聊，或是琵琶亭，或是浔阳楼，就是一个人弄壶酒喝喝也雅得很啦，不坏！还没有怎么样呢，宋三爷的心神就到了这两个地方了。转眼间他杀身之祸就出在这浔阳楼上，他哪里晓得哩。谈着走着，公差领着宋三爷进了西门了。“我们先到什么地方？”“先到府衙门，投文过堂。”“随后呢？”“随后由府衙门发落到管驿。”“哎呀！照这一说，还要经过两个地方嘛！”“嗯，就是这话了。”“府衙门在哪条街呀？”“其实我们来过的，倒记不清了。问问人，省得走错路。”再一问人，有人指点府衙在南后街。进西门先走南大街，经人指点，到南后街。渐来渐近，到了江州的府衙门口。这座府衙不小。府衙门前才多热闹，车马纷纷，挤不开的人，宋江和二公差走到府衙门照壁根，唵哪一声，朝下一站。二公差也朝下一站。今日府衙门为何这么热闹呀？啊唷，里头有喜事哩。走头门口起，就张灯结彩，鼓乐喧天；再朝里头望，大堂上也是灯彩辉煌。啊，何止大堂呀，大堂上暖阁都开着，直看见二堂，二堂上亦复如此。来来往往的人皆非寻常，都是在城的现任官员、绅缙仕宦。今日怕的都有桩大喜事哩！可是的？一点不错。这个九江府姓蔡，叫蔡德章，年纪还轻，今年才二十九岁。二十九岁居然就做知府呀？论资历是不够的。他是沾了他家父亲的光了。他父亲是当朝首相蔡京，国家的大权由他一手掌握，要提拔自己的儿子何足为难？自古云：“朝内无人莫做官”。蔡京虽是个权奸，在当时高、杨、童、蔡四个人之中，他要算顶出色。他有九个儿子，这蔡德章就是最小的一个。九个中数蔡德章为最好。蔡德章在此地做官，怨名不大，因他是个纨绔出身，官场中的许多坏事，他还不懂，还没有学会哩；人也还长厚，并不怎么狡猾。

今日衙门里的喜事，就是他的母亲过六十大寿。堂堂的相

夫人，今日过六十大寿，儿子是现任知府，不能回去代母亲拜寿，就在任上替母亲祝寿，请教岂有不热闹的吧！不但在城的现任官员、绅缙仕宦到了，本州各地的官绅听到这个风声，也都赶到了。这不单是巴结的九江府，骨里还就是巴结的蔡京。哪一个不望蔡京照应呀？所以今日衙门口就挤不动的人了。里头寿堂设了四处。要四个寿堂做啥？来的人太多了，不能摆起来磕头，四处分分。今日还有件好事：因为相夫人过寿，例行公事，皆免动响器，免责免刑。象宋江今日过堂，是个好机会。在平素过堂，要打四十大杖，随后才发落到管驿衙门。今日可以免过府堂，就免打四十大杖，只要把公事朝正门上一送，挂下子号就算过过堂了，直即就到那边管驿去落驿了，就没事了。宋三爷不晓得，还站在这块望。二公差也莫名其妙，包裹打下来，把文书牌票拿出来。文书是到府的。牌票呢？牌票要先在府内验下子，然后缴到管驿那边去。张千抓着公事，“你们等一下。”就朝头门口走。不好走，挤挤碰碰，走了半会，才到头门口。

头门旁边正有个人站在那块，什么人？是班上小伙计。这一个伙计是马快班的，大概有三十外岁的样子，黄黄的面皮，脸上有几个碎麻子，姓张，排行第二，官名是高升之“升”。这个张升在衙门口，没得哪个不晓得他的厉害。有个坏名：“张二黑子”。皮子并不黑，就是心黑。弄钱的本事是特等，要算是个钱吸子，要算是把钱锥子。人都说他膀子有六丈长。衙门口不派他弄的钱，他都弄得到手，人家喊他长膀子。长膀子还专门打人的脑勺子。怎么叫打脑勺子呀？譬如头儿出去办案，把他这伙计带着，他能瞒着头儿，把钱弄到手，打背躬^①，叫头儿影子都不晓得，跟睡在鼓内一样。这就叫打脑勺子。你看他这是什么本领！旁人寻不到的钱，他都寻得到，寻配犯的钱就是一绝。配犯还有钱弄呀？嗯，只有他行。譬如宋江这一刻来问军罪了，他这是没有看见，要

是看见，早走过来了。上来先谈谈世务，随后就巴结了：“有什么事我来效劳啊！”在旁边说说二话，做做二事，还分文不取。他随后就来讨差了：“我再陪你们到管驿。”到了半路上，就来玩哄吓诈骗：“哎，到管驿那边呀，多少要花几个钱啊！”你花钱总要请他经手，经手不穷，就先剥层皮。到了那一头呢，那一头的朋友们又带他一份。里八折，外八折，都是他的钱了。

这一刻张升站在这块，揜眼看见来了个长解，手内抓着公事。是哪块来的呀？再朝对过照壁根一望：噢，有个配军站在那块哩。咦喂！这个配军气派不丑，身上穿得也不坏，有点油水哩！还有个长解站在配军旁边。张二黑子就笑嘻嘻地向张千迎上来了。“啊咦喂，哈哈哈哈哈，老哥！”“啊唷，不敢当，老哥！请教贵姓？”“我兄弟姓张，名字是个‘升’字，排行第二。”“啊，原来是张二哥！”“岂敢，岂敢！阁下贵姓呀？”“我兄弟也姓张。”“我们华宗呀！”“岂敢，岂敢！”“大号呢？”“我单名是个‘千’字。”“那一位贵同事呢？”“那位敝同事姓李叫李万。”“配军呢？”“配军他姓宋，名江，字公明，排行第三。”“噢，是宋江宋三爷！你们走哪里来的呀？”“山东济州郓城县来的。”“是为的什么案情呀？”“因误伤外室一案，问的军罪来的。”“就到此地？”“哎，就到你们贵府堂落驿。”“手里抓的公事呀？”“是的。”“哎呀，我们衙门里今日有喜事，你这刻跑进去，你晓得朝哪块跑呀！摸黑墙这又何必呢？不必了，我来效劳喽。你我都是家里人，你把公事交了给我，就不要你烦神了。”“啊哈，好哩！就谢谢了！”“毋庸谢谢啊。”张二黑子随手把公事拿了过来，“你把我领到配军面前去，让我和配军谈个三言两语。”“好，好，好！张大爷请。”要和配军谈谈做啥？这是他弄钱的秘诀。这个钱难道弄长解的钱吗？要弄配军的钱，你这刻不和配犯对下子面，回头二事做下来拿钱还没处拿哩！非要来和配军照下子面。其实他和宋江没有见过面，不过听长解说了下子，这刻好象

就熟悉得很哩。多远的就把脸上笑了堆起来：“啊喂喂！未曾请教，阁下贵姓是宋，宋江宋三爷是阁下吗？”“岂敢，岂敢！正是在下。少请教大爷贵姓呀？”“我兄弟姓张，单名是个‘升’字，排行第二。”“啊，原来是张二兄。”“岂敢，岂敢！”“听说你老走山东到我们敝地的呀？”“正是。”“辛苦了！”“毋得辛苦。”“你太爷来得不巧。”“此话怎讲？”“我们敝上今日有喜事。今日你来啊，莫多心，公事替你拿进去，不见得上头就发落你这个配军呀。他也没得工夫，忙着在那块宴客哩！哎，怕的要把你收所。啊喂喂！大监好坐，小所难挨，那个日子难过哩。那块的虱子、臭虫啊，爬爬的，那股臭味不能闻呀，好人进去能蹲出大病来。那种苦，你老也不能吃，那种罪，你老人家也不能受。不谈了，我兄弟来效劳了，我替你进去通融想法子。我啊，里头交情还有，还能够得上。没得别的呀，能免过我们府堂，也毋须经过小所呀，把你一脚发落到管驿看管，又省掉四十大杖。还告诉你啊，凭我兄弟的面子，还分文不取。”“哎呀，如此说来，多谢张二兄！”“谈不到！”“嗯！”“我兄弟这个人最爱友。人来投人，鸟来投林。人到何处不相逢？只费己力，不费己财。人拿钱还交情朋友呢。你们在这块等下子，我马上就来。”说定了，抓着公事，的笃，的笃……，进去了。有门儿呀，要人相信呀，本衙门一文不要，弄钱随后弄，总归跑不掉！

他可是里头能通融呀？哪个说的呀？他是一嘴的大话，满嘴的大口条②，今日乐得的现成事，到了正门上，把文书交上。挂条号，就没事了。牌票抓着就走内头出来了，今日免动响器，免责免刑呀。他走内头出来把牌票抓着，其实没有费事，你还没有看见他那种趣劲儿哩：胸脯子挺挺的，大拇指头翘翘的，鼻子上和飞了金差不多。“三爷！”“张二兄来了！”“来啦。”“进去怎么样的呀？”“我倒说的没事啊！凭我兄弟这一点份儿，没心烦，到内头去三言五句，通融呀，无有不可呀，没事了，免过我们本府堂，

省着四十大杖，一脚发给管驿衙门，还分文都不要你花费。”“哦，谢谢了！”“哎，谈不到，谈不到！——华宗啊，牌票你们拿出来，你们就去了，明日大早到这边领回文。你们还认得管驿呀？”“我们记不清了，慢慢地问吧。”“远哩，在西门城外啦。我里外没事，我来带路吧。我来领道，好不好？”“哎呀，不敢当！不能再劳驾了！”“没事啊，我里外没得事呀。走，走走！”带路是假的，这块就好入门了，就好弄钱了。弄钱怎么弄法？就说到那边要花钱了。不过在路上走着不能开口就谈钱的话，先要找句把闲话起下子头。“三爷！”“张二兄！”“你没有和我遇过啊，我这个人最爱朋友。提到朋友的事，我都尽力地帮忙。”“好极，好极！”“你三爷府上是山东？”“山东。”“哪一府？哪一县？”“济州郛城县。”“好地方。你太爷在府上做什么贵业？”“说来可笑，也是公门。”“噢！谈到家内来了。这一说是我们家内人啊。你三爷在哪一道衙门内办事？”“就在郛城县的县衙内。”“你老人家在县衙内，在班上还是在房库呀？”“刑房。”“哦呀，还是我们的老师哩！这一说，你老是老资格了，当然什么事都清楚了。嗯，象刚才本衙门，我跟你三爷谈，我份儿没得呀，交情还有，大家都能通融呀。提到交情，人就不好意思谈钱了，所以不要你太爷花分文半钞；旁的人都不要钱，我还要钱吗？象你这一刻到管驿那边，其实不与我相干，我呀光顾你太爷，多少都要花点，这个钱省不了的。何以呀？那个衙门是柴米衙门，就走上头起，老爷都想几个。”“嗯。”“底下不必说了。我劝你太爷花几个钱呀，花钱有限，花几个钱有好处啊。”“有什么好处？”“当堂四十大杖不打了，那一根铁链子就不锁了，木头墩子也就不扛了，初一十五卯期也就不点了，散手散脚，大摇大摆，就听其自如了。你如不花钱呀，他也不叫你花钱。公事说真就真，说假就假。照公事办啊，当堂那四十大杖就要打啦。你不要多心，三爷，那下子你捱不下来，打得皮开肉绽的。打过

了，那一根铁链子要锁的，那个木头墩子要扛的，初一十五卯期要点的，那种罪不好受。我劝你太爷花几个吧。花几个钱好，保你不错。你放心啊，我如替你经手，掀开来谈，行交行，要比旁人划廉些，都要打个八折。”“好哩！照这一说，一切就费阁下的心了。”“谈不到费心，顺便的事。哦，我又想起来了，你三爷还可以趁手把个缺办下来，花钱不多。”“缺呀？”“这个缺，你太爷能办哩！”“笑话，我现在有罪在身，我岂能办缺呢？”“哎，这个缺不是别的缺，是配军做的事呀！只要能够有点笔下^③就行了。”“是个什么缺呀？”“抄写房。不过帮助上头抄写抄写，不要你起稿。呆事呀，他把稿子把你，你直即照稿子誊，字不在乎怎么好，只要写得端端正正的就行了。这个缺花几个钱办下来，不犯嫌啊：第一个，你在管驿衙门内也有点身份了，人就不把你当配军待，就请教你‘先生’了；再者，上头有三间房子给你住，不把房钱；一天还有十四文饭食钱。其实你太爷不在乎这几文呀，不过泡泡茶水也是好的。一天不多，十天许多。你就这刻把这个缺办下来，不得亏本的。你老人家一声三年罪满了走了，有旁的配军来抵你这个缺，还能把原本套回头。保叫你太爷不吃亏。我这不过是关顾你的。”“好哩！莫忙啊，你这个替我去料理一切，再加上买这个抄写房的缺呀，你看要多少钱呀？”“嗯，这个事情倒要来斟酌下子哩。这个走着谈着也有点不大方便。这里有家馆子呐，我们在馆子里弄壶酒。我的小东。”“瞎闹了，我来奉请！”“没得这话，我在本地啊。请，请，请！”张二黑子邀请三爷和二长解入内。居然还请到馆子里？他估量这桩事有点财爻哩，下点小本钱，不为过。

进了馆子，老板和伙计都认得张升：“哎呀，张大爷！”“张大爷！”“难得！难得！请坐！请坐！”“坐，坐，东翁，你忙。”后头堂里没得什么客，一起坐下，公差把包裹摆在一旁。“替我们带酒、带

碟子啊！”“噢！”杯筷一起都拿来了。“三爷、二位喝一杯。”“得罪！你来呀！”“陪着，陪着！我们弄杯酒谈谈玩玩，我兄弟也顺便做个小地主，尽个地主之谊。”“瞎闹了，何能要你张二兄破钞？”“不错呀，你太爷不要客气！”“莫忙啊，究竟上下料理连抄写房的缺，你看大约要几文呀？”“没什么了不得！”“你匡下子看。”“噢，匡个数目！就是这样子上下料理，一切都在其内，连抄写房的缺，嗯，倒还不菲哩！就是这样子，也要到一百——五十两啊！”这种什么说相呀？一百五就说个一百五啦，为何做两截子说：当中打个顿什么道理？哼，张二黑子厉害呀！看来人穿得也蛮漂亮的，说话也蛮爽气的，究竟他有多少钱呀，探不到他的底。象这一刻和他开盘子④啊，过开大了，又怕崩了；过开少了，又怕松了，里外皆难。心里想想：二百过划口⑤了，就玩个一百五吧；一百五还不能一起朝外说，你如爽爽气气的一百五，直膀子穿衣裳，没处转弯了，恐其他价钱嫌大，拉不回头了。怎么办？不要把个事情弄崩脱了。所以他就分两截子，先说个一百，打个停，还又不断，藕断丝连。两个眼睛就望着宋三爷的脸色，他如嫌价钱大了，他脸色就不对。一个脸色不对，就是一百了，底下就免了。张升把“一百”下面的话拖着一点，只看见宋三爷笑嘻嘻地，若无其事，嗯，不嫌贵呀，就爽爽快快地，喉音高起来了：“——五十两啊！”把这个后半截就喊出来了。“啊！要一百五十两呀？”“嗯，三爷！你不要喊。你不要以为价钱大呀，作兴有折扣打，有折——。”“嗯，也不过一百五。”“哎，就怕是足平足色啦。”乖乖，他这张嘴来得真快。刚才宋三爷不过喉音略为高了下子，贼人胆小虚，生怕来人嫌贵，嘴里就赶紧带舵，说“作兴有折扣打”。看到宋三爷脸上才转笑容，“也不过一百五”，连忙又拉回头，拖个“就怕是足平足色啦”。你看他这张嘴来得快不快！宋江刚才喊的什么事呀？喊是嫌贵了。宋江又不是外行，宋江又不是不懂。宋三爷心里有

话：配军落驿这是例行啊，就是多个抄写房，也多不了这么些啊。所以三爷喉咙高起来：“啊！要一百五十两呀？”喉下就是嫌贵。既嫌贵，怎么又笑起来的？怎么又说“也不过一百五”的？三爷想想：也不能嫌贵。何以呀？来人是肯定要剥层皮，一定还要赚钱的，要是连他赚的钱算起来，这一百五十两也不为多，不能嫌贵了。他和我没往没来，什么事要为我忙得这样呢？就是贪图个从中取利。贵应当贵，吃亏应当吃亏。又何必高喉咙大嗓子呢？所以这么一想又转成笑容，不过一百五十两哎。嗯，不必在块跟他琐碎了。“二公差！”“是！”“拿出一百五十两交给张二兄。”“噢——！”李万心里不如适。不如适什么事？心里有话：杀得来啦！配军落驿要一百五十两呀？找话说哩。你三爷变成外行了。他这是开的盘子呀，你不还价吗？不好了，要一百五就把一百五呀？你的钱多哩！不过钱是他宋三爷的，他倒要罢了，我李万又不好阻挡，一肚子不愿意，所以嘛鬼腔就出来了。勉强强打包裹拿钱了。包裹才打开来，张二黑子掉过脸来朝包裹内一望：啊咦喂！只看见包裹内整封的，散碎的，整锭的，黄的，白的，滚滚地，撒撒地，泼泼地。“啊——呸！”自己把自己抹了一个鬼脸子。自己恨自己：张二黑子啊！你这小伙还想发财呀？算了吧！你走财上爬过去了。财神老爷蒙住你的眼睛了！过要少啦！我就不懂呀，怎么要一百五的吵？要三百也不为多呀！他居然觉得要三百也不为多，你看他这颗心黑不黑？他有了一百五，又想三百。哼！他这刻嫌少，要不是宋三爷成全他，稍停他要退这个钱还退不出来哩！

他拿了银子起身赶奔管驿。“张二兄，你拿去过了下平。”“不得错呀。你们着个人和我同去呀！”“着个人同去做啥？”“因我们是初会，你还不晓得我舍间大门朝东朝西啊！把这些银子拿了去，回头一去无影无踪呢？”“笑话！既疑人就不托人，既托人就

不疑人。我们是一见如故，你去吧。我们在此候着你了。”“我一下就来，一下就来啊！”银子一捧，嗒嗒嗒嗒，去了。

有钱做事不费难。钱还够呀？要不了。买缺他欺宋江的。抄写房这份事，只要懂公事能动笔，不要花钱，自愿当官领就行了。有三间房子住，十四文一天的饭钱，这是老规矩，也不要花钱买。他是借题发挥，不然，他不能开这么大的盘子。究竟花了几文呀？有限得很。柴米衙门，历来都是十两八两的就过了身了。今日因为来得多，阔阔绰绰地多撒几个。在他以为这次用得为最多了。最多多多少呀？上下料理，七七八八都在其内，一共用了十九两三钱。他拿了二十两出来没有用得了，还多七钱重的一块银子捏在手里。下多一百三十两，下了兜子⑥了。裤带子就差坠断了，小肚子都打肿了。嘿，今日这个生意总算做到了！还捏着七钱的一块做啥？会做面子啊。他走到酒店，进了柜台：“老板，老板！”“张大爷，张大爷什么事呀？”“这里有块银子约七钱重，你先拿起来。回头配军吃的那个酒帐不管多寡，都归我算，不许收钱。我回头晚间来算帐，多剩少补。”“就是了，张大爷，你关切一句就行了，还要先撂钱吗？”“哎，人熟理不熟。你先拿去。”漂亮咧，连主人倒做过了，东也会过了。

张二黑子复行到了后头。“三爷！”“张二兄来了？”“来了。”“银子够了吧？”“够了。我匡的数目不离经啊。替你老人家做事谨慎小心，敢大意吗？宁可多下来，不能再说不够了。不瞒你老人家说，还多了有两把银子，我都没有拿回头，就请他们班上几个小伙计吃了一顿。因为你老人家上堂等等回头要人照应，这么着请他们吃一顿就尽在不言中了。我是关顾你太爷的。”“好极，好极！你张二兄做事是万全其美。你坐下来吃杯酒啊！”“我不吃啊，我特为请你太爷的。”“笑话！倒过来了。要你请，我们也吃不下去啊。这一说，我们可以不吃了。”“你老人家不带碗饭吗？”

“我实在是吃不下去。”“我们也吃不下去。”“呔，算帐！”“我把过了。”“笑话，已经劳你的神，能再叫你破费？”“哎呀，三爷，这点儿事情要什么紧呀！不好了，我兄弟在此地人虽穷啊，小小地主之谊不能尽吗？啊哈！你三爷放心呀，不要怕沾上我的穷气，往后我们聚约的日子长啦，沾光的日子在后头哩。”他来这么一句做啥？拿了一百三十两还没有烫心⑦哩，再来伸个尾巴在这块。明儿一时风雨雪下，冰天雪地，还作兴和他找找价⑧。所以预先伸条腿，明儿“沾光的日子在后头哩”。宋三爷一定不肯要他把，跑堂的上来了：“不错，张大爷把过了。你老人家把钱，我们也不收！”“好了。打把手巾来擦擦手脸。”公差也检点包裹，一同起身，就直奔城外。

管驿衙门就在西门外，离这里没多远了。渐来渐近，衙门口有几个伙计站在这块，掸眼看见张升来了，张升后头跟的配军。不要问了，名姓都晓得了，刚才问过张升了。“张大爷！”“张大爷！”“张大爷！”“诸位大爷！”“这就是宋三爷！”“宋三爷请到我们这边班房内坐！我们这块茶都泡好了。”为什么这么恭维呀？钱到了位了，恭维的钱。三爷笑嘻嘻地在班房坐下。伙计随时招呼二公差：“你们把公事查出来，我们就去回官，就请老爷坐堂，省得把三爷坐在这块难过。”二公差把包裹打开，拿了牌票交代给本衙门的班长。班长就到里头去回管驿官。

管驿官年约五旬，姓胡，单名是个“里”字。在此地做官还好，不要大价钱，柴米衙门嘛都是小打小敲，弄几个钱还不伤德。他弟兄两个。兄弟单名是个“涂”字，也在这一路做管驿官，为和他一个样子。弟兄两个没得大出息，糊里糊涂的做官。这一刻胡里胡大老爷，还坐在书房里喝茶。班长到了：“回老爷，公事到了。宋江宋配军在堂下伺候，请老爷升堂发落。”“好！”牌票拿过来望下子，老爷晓得了，银子已经到了位了。“大堂上伺候升堂。”

“是！”叮，点声响，“噢——！”胡大老爷冠带齐整，升堂入座，站堂的人站在左右。“带二长解！”“有！”“有！”张千、李万两个人到了大堂前：“老爷！”“老爷！张千、李万替老爷磕头请安。”“罢了。你们沿途过了限期不少。”“求老爷恩典，因为关山阻隔，又常有暴雨，故而过期，求老爷施恩。”“罢了。站在一旁。——带配军！”“带配军！”有个伙计下来，到了班房内：“哎，三爷啊，有累有累了，慢慢地走啊！不忙啊！”就把三爷搀了过去。吵唧，吵唧……，三爷到了堂。“啊唯——！”两边站堂的长威。“哎，哎，三爷，慢慢地，没事呀！没事呀！”生怕三爷吃惊，直即宽三爷的心。钱到了位就是这样子，特别的恭维，特别的关顾；要不玩钱，就不是这样子了，那把调要把人吓死了。一声喊带某人，比如带王二，“带王二呀！”“走！”“走！”“走吵——！”连拖带拉，到了堂口：“当面！啊！”“唯——！”和烧起来差不多，胆小的要把痧吓出来！玩几个钱呢，客气得连高声都没得了。三爷到了堂上，堂直吆，把他身上的家伙一齐卸去。“抬起头来。你叫宋江？”“配犯姓宋名江，字公明。”“走哪里来的？”“山东济州郓城县。”“为的什么案情？”“误伤外室一案。”“你在家干什么行当呀？”“配军在家充当刑房书办。”“啊！当刑房书办。你会写字吗？”啊！哪一个呀？这个老爷倒糊涂到脑子内去了。当刑房书办不会写字还玩什么东西呢？“是，配军稍会写几个。”“好呢。——来人！递张纸下去要他写几个字把本厅看看。”“是！”拿了张白纸条和笔：“三爷！写几个字把老爷望下子。”“啊，写什么？”“随便呀！”三爷把张白纸条朝地下一铺，笔拿过来抓在手里：无理不故⑥写几个什么字呀？哎！拿他咂咂味啊，一挥而就，四个字。四个什么字？“高升一品”。恭维他啊？表面是恭维，骨里就好象骂他差不多。这位胡里大老爷已经五十左右岁，忙了半世才忙到个管驿官，身份是起码货。“高升一品”嘛，大概升到棺材内也靠不住一品，这是有意拿

他咂咂味的。宋三爷把写好的条子递给当差的，当差的递给老爷，胡大老爷拿过来望望，“高升一品”！“哈哈，替本厅发兆。”嘿！他肉麻还当有趣，以为代他发兆哩。“宋江，你可知道，配军落驿，本当重责四十大板，因你几个字写得很好，今天本厅不能打你，打了你就折辱斯文。你还懂得公事吗？”“稍知一二。”“现在抄写房有一缺就罚你看管、誊写。你随后办事要小心啊！”“是！遵老爷吩咐。”老爷又招呼长解进城去领回文，然后起身，叮——！点声响，“啊——！”胡大老爷退堂。只要弄几个钱，就一切关顾，马马虎虎，就算过了堂了。

二公差拎着包裹下来，宋三爷跟随，张二黑子在后头。“哈哈，三爷！”“嗯！”“不坏，要你太爷花几个钱花得快活啊！你看呀，老爷和你客客气气地，这都是我们大家照应得不错吧？”“好极了，心感之至。”“刚才老爷嘴里有句话啊，你心里不要生疑啊！”“什么话？”“老爷说的，说你笔下可以，公事又懂得一点，说堂下有抄写房一缺，罚你看管、誊写。这个‘罚’字呀，你心里不要不祛疑呀！告诉你，是花的银子买的缺呀，怎么又说罚你誊写、看管的呢？官字面呀，官腔呀，就是这样子，他不能说卖给你的呀，懂呀？就说罚你看管了。”“不错。”张二黑子还特为把这个字面子解释下子，生怕宋三爷心里不祛疑。“请问呀，抄写房办公的地点在什么地方呀？”“就是这块，我带你去。嘴说办公，一成十天八天的没得事，消闲得很啊。”抄写房在哪块？在大堂之下，西边有道墙，墙上有道腰门。进了腰门，里头有个大院子。上首朝南有五开间破草房，这个破草房直即斜过来了，大风一吹就要倒了。下雨是外头大下，内头小下。这里头就住了十九个难友。住这么些人呀？还有许多的住在外头啊，得过去的①都住在外头。这些人都是真苦的，没法，只好住在这个破草房内头。一天也有十四文饭食钱。十四文饭食就吃得饱了吗？受罪呀！什么叫受罪

呢？这个就叫受罪，只好受住。实在不得够，就在店面上收个小房钱弥补不足。这几个老少不等，南蛮北倭俱全。草房里头就好似花子窑@仿佛。这个五开间的破草房对过，又有三间。这个三间草房高大，虽是草房，内头是瓦房的款式，隔间不是芦笆，是板壁；地下虽不是箩底砖，都铺得整整齐齐的。这就是抄写房了。三爷望望：“张二兄！原来是草房？”“草房好呀，现翻盖的。你看，又高又大呀。房子是草房好呀，比瓦房好啊，冬暖夏凉啊。”“哎呀，内头脏哩！”“不脏呀。没有人住呀，房子要人住呀，人住下来，一收拾就干净了，桌椅条台一摆就好看了，字画条单一挂就阔气了。实在还要干净，要讲究，找个裱糊匠裱糊下子就漂亮了，就象小书房一样子。房子要人住啊。”“好哩，我们找张板凳来坐坐。”“就是了。”到前头找了张凳子来：“你三爷随便坐，随便坐！”

二公差背住包裹站在旁边。“三爷，怎么样？你把你的包裹拿了去。喏！你检点下子。你东西在内头，沿路是我们背的，金银不过手。”“不错，我放得心。”“这就罢了，这是我们的个交代。我们还不耽耽搁，就要进城等回文了。你三爷写封平安信给我们呀！太公叮咛嘱咐的，有封平安信，我们才好对太公销差呀。”“嗯，就是了。稍等下子，没得信纸，没有笔砚呀！”“不要紧，我替你老人家去找笔砚呀。”“难为你了。还要带钱去买信封信纸。这块有零头钱呀。”“不要噢！”叮咚，叮咚，就直跑。哪一个？张二黑子。这么周到呀？嗯，苦巴结啊。巴结什么事呀？赚了一百三还没有烫心，还在这块小恭维，恭维到末了没别的，想再弄几文谢仪。他还想谢仪哩！要不是三爷成全，替他说好话，他赚的钱退不出来的日子在后头哩！

张升走了去就把信封信纸买了来，笔砚借得来：“三老爷，没得桌子了，板凳头上写下子吧。就在这块写吧。我替你磨黑墨。”“难为，难为！”三爷只好就蹲下来，拿起笔来写了。平安信没得多

话，几句头，连信口都不要封。“难为你们带给我家父母。信高头没有多话，下余你们可以嘴里说了，就说我沿路很平安，要我家父母放心，我随后再有信。”“没神烦呀。”“还有，看见我的些朋友，也请你们代为候候。哎，附耳过来！”“嗯嗯！晓得了！”三爷就套着张千耳畔如此如此，说回去什么话都能说，惟有沿路遇到各山各寨的大王，和大王拜把子，在梁山玩三天，这些话说不得。

哪晓得三爷不提各山各寨的大王倒也罢了，提到各山各寨的大王，张千一凝神，把自己的包裹望望：“哎咦喂，没得命了！”“哎，什么事？”“哎，三爷，我们问心说呀，替你太爷当差哪个还想寻钱吗？不亏本就算好的。该应祸中得福，这块二百，那块二百，包裹里着实有几文呀！我们沿路来，钱没有少一个，都是沾的你老人家的光，不显啊。这一刻回头，没得你太爷这块招牌，悬得很啊。如其遇到那一马^②，那不干干净净，人财两空嘛！没得命啦！”“哎呀，哎呀，我还没有想到！不错，你们身边银头太重。不要紧，你们只带几个盘程钱，余多的一起存在我这里，等我三年罪满，替你们带回去。”“哎呀，不能玩！我们家内要等着还债呀！”“我要赎当哩！”“这一说，你们就带着。”“带着就不得命啦！”“还是存在我这个地方。”“我们等着要用哩！”“不好了！你们发了财反而受罪了。这事情怎么办呢？”“就是这话咧。请三爷替我们想个章程！”“有了。附耳过来！……”“嗯！嗯！”“这就保管平安了。”“啊，不坏，不坏！章程不丑。哈哈！”咦，张千眼泪还没有干，又笑起来了。一拉李万，拎着包裹飞跑。

宋三爷教的他们什么章程？章程确实不丑。他们两个人第二天大早领到回文过江。这都是宋江关切的，过江一脚到了穆家寨。宋江不说，他们不敢呀。到了寨门口，直望里头跑。寨门口八个小大王，都有长短家伙端在手里头，掸眼看见两个办公的，直朝里头跑：“啊，你们什么人？站住！”“走！”“走！”抓住了